

人文观察

文化中国行

实现电影梦想

享受光影魅力

绽放青春热情

当年年轻人来到电影节

本报记者 刘阳

每一年的相应时段,总有一群年轻人,追随着各地举办的大小电影节,会合、相聚、欢庆。他们中,有电影从业者,有影迷,还有志愿者……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的维度来看,他们都像是一群为电影节迁徙的候鸟。金鸡百花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长春电影节、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平遥国际影展……是他们向往和抵达的目的地。

电影节上,一部分年轻人兑现着自己的电影梦,让创意落地生根,成长为影像化的作品;一部分享受光影魅力,获得更多精神认同;一部分则默默付出,成为幕后“推手”……

年轻人与电影节,相互照耀,彼此成就。青春的梦想在电影节绽放,也带给电影节更多的活力和希望。

梦想

去年11月13日,2025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金鸡电影创投大会·终极路演(科幻片单元)现场,31岁的廖飞宇坐在评审席上,对项目给出建议。这是廖飞宇第一次作为评审委员参与金鸡创投环节。“放在几年前,这事我想都不敢想。”廖飞宇说。

时间回闪,2021年,成都的一家米线店里,廖飞宇接到一通电话,令他兴奋得跳起来。金鸡电影创投大会组委会通知:他的电影处女作《屋顶足球》入选当年的终极路演(制作中单元)。

《屋顶足球》是廖飞宇2020年拍摄的电影。工商管理专业出身的他,没有行业资源。那一年,他自筹资金,组建了一个只有5人的团队。拍摄完成,他和剪辑师阿楷在四川乐山的一栋筒子楼里租下屋子。两个人完成了《屋顶足球》的首次剪辑。

《屋顶足球》讲述了云南大山深处的村寨里,小妹妹千里寻母的故事。山区、女孩、足球,是电影的3个要素。

2019年创办以来,金鸡电影创投大会是金鸡百花电影节上的重要单元,旨在扶持具有发展潜力的创意实现可视化落地。该单元每年都征集到上千个有效项目,奔赴而来的多是满怀热忱的青年电影创作者,他们怀揣一个未完成制作的作品、一个剧本,甚至只是一个奇思妙想,来兑现自己的电影梦。



当初报名金鸡创投,廖飞宇瞒了所有人:“对自己没信心,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那时候,为了这部电影,他连基本的生活费都负担不起了。

来到金鸡创投,他感叹,“来这里展示每个项目都这么牛,就像高手云集的武林大会。我这个来自山里的娃,有机会吗?”

那一年,终极路演给每个项目15分钟的展示时间,廖飞宇剪了一支13分钟片子。“让大家看得多一些,我说得少一些。”站在演讲台一角,他紧张得发抖,屏息凝视评审和嘉宾。惊喜的是,大家认真地看完了短片,提问和回答远远超出规定时长。

在竞争中突出重围,他获得组委会授予的10万元奖金,也收获了评审的许多建议。

几天后组委会通知:导演黄建新主动提出要做他的项目监制。“既出钱又出力,他不仅找来资金,还全程参与后期剪辑和制作。”廖飞宇说,在黄建新的帮助下,他学会了生产制作电影的工业流程,而最受益的,是黄建新对电影保有的敬畏之心。“这给了我全新的电影启蒙,开启了对电影的另一种认知。”他说。

2024年,《屋顶足球》在全国上映,获

得第三十七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儿童片、最佳导演处女作、最佳美术、最佳音乐4项提名,并夺得最佳儿童片奖。

2025年金鸡百花电影节,他成为终极路演(科幻片单元)的评审。“朋友们说我是‘金鸡宝宝’。一路走来,金鸡创投助力我‘打通关’。参与评审的过程是又一次实现自我成长的飞跃。”廖飞宇说。

如今,几乎所有国内电影节都设有创投单元,怀揣梦想的年轻电影人在这里收获鼓励。那些“渴望被看见、被认可”的期许,在电影节的舞台上成为现实。

《宇宙探索编辑部》《人生大事》《爱情神话》《白塔之光》……与《屋顶足球》相似,一批为观众喜欢的电影从电影节的创投环节走出来。青春的风采在这里一次又一次地绽放。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影节孕育着中国电影的希望。

活力

22岁的吕蔚泽2025年从苏州科技大学毕业,成为江苏常州市的一名公务员。说起追随电影节的经历,他津津乐道。上海国际电影节,是吕蔚泽最常去的。

北京国际电影节也是他的目的地之一。2025年,他坐着绿皮火车,耗时一宿



来到北京。“一点不觉得辛苦,反而充满了兴奋。”吕蔚泽说,“可以看到那么多平时看不到的电影,还和许多平时在网上交流的影迷朋友线下聚会,这些都让我非常憧憬。”

每天看2至3部影片,是吕蔚泽的电影节奏。“有时候因为排片原因,一天只能看两部,都觉得是很大的遗憾。”他说。

电影节是一个氲氳着奇妙氛围的场域,在这里,电影人和影迷的距离不再遥远。也许在某个寻常不过的场景,比如北京的影厅、上海的街巷、平遥电影宫的餐厅,他们就可以不期而遇,展开交流。

让吕蔚泽印象深刻的是,在2025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前一晚,他正准备在和影都观看《风柜来的人》,偶然间,他遇到了入围本届电影节竞赛单元影片《德瓦克先生,你相信天使吗?》的主创团队。想到这部电影刚刚在前一晚斩获电影节金爵奖最佳摄影奖,他向这部影片的摄影指导马库斯·内斯特罗伊祝贺,并合影留念。

观影之外,吕蔚泽还会将自己平时制作的电影明信片、票根、书签、胶片等各种形式的物料送给“奔现”的影迷伙伴:“我们时常会在看完电影后一起吃饭,在餐

厅、酒酣聊体验和感触。这一切让我感觉到,电影节背后的人更让人感动。”

电影节不只属于电影从业者,也属于更多热爱电影的人们。尤其是年轻电影人、观众、志愿者的加入,将电影节变成一场青春的“狂欢”。

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舒岚,是活跃在国内各大电影节展上的志愿者。2025年,舒岚第一次加入平遥国际影展的志愿者团队。在电影放映时播放外挂字幕,是他的任务。

播放字幕看上去单调,但不乏令人难忘的时刻。一天晚上,户外放映伊朗电影《女人和孩子》,来的是年轻观众。电影刚开始,突然下起了大雨。组委会发布信息,由于天气原因,不愿继续观看的观众可以退票。让舒岚惊讶的是,整场几乎没有人离开。“大家只是从有雨的地方挪到了有一些遮盖物的地方,从坐着变成站着看。过一会儿雨小了,他们又坐下来,就这样看了120多分钟。”他说,“这就是年轻人对电影的爱,掩饰不住。”

每一年,大大小小的电影节汇集的志愿者少则几百,多则上千人。平均年龄在25岁以下,他们成就了每一个电影节。

在舒岚看来,年轻人给电影节带来了

活力,也为“办好”“办下去”提供了支撑。“看到那么多热情的年轻电影人、观众、志愿者,总会让我相信,大家的热忱,一定会让电影节办得越来越好。”

创新

2025年是沙丹第十一次作为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单元的策展人投身于这场电影盛会。

近年来,为对接产业,他和团队推出了极具类型创作启发性的海外新作“绿洲”单元;为拥抱市场,探索出放映非电影类内容产品的“目力所及”单元;为吸引观众,组织了满足年轻人深夜观影需求的“饕餮之夜”单元……

“我发现,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观众中,20岁—35岁的年轻人占到70%,在展映单元的设计上就更要为这部分观众考虑。”沙丹说,他的手机里有许多微信影迷群,他一直保持与影迷沟通资讯,交流观

影感受。“只有真正了解观众,才能把策展开展好,更好服务于电影节。”

去年11月11日晚10点,2025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海峡两岸暨港澳青年短片季的“破冰”仪式在厦门举行。青年电影人在这里打破陌生感、建立新友谊。电影节期间,白天是参展短片的展映,晚上则是年轻人的聚会。

这里轮流播放着青年创作者的作品,播放到谁的,谁就拿起麦克风向大家介绍自己,其他人则围绕作品展开激烈的讨论。

2022年,金鸡百花电影节的海峡两岸青年短片交流单元更名为海峡两岸暨港澳青年短片季。中国电影家协会对外联络处处长张驰负责该单元,令他意外的是,来自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法国等国家和地区的青年纷纷投来作品。

参加短片季的年轻人,有着不同的教育、文化、社会背景。“他们为电影节带来了更加丰富的元素,碰撞出更多的可能性。近几年涌现出来的作品,不少都是跨国跨区域的青年电影人联合创作的‘混血宝宝’。”张驰说,尤其是非电影专业出身的年轻人的加入,让整个行业更具创新创造活力。

“初入这个行业的人,往往是非常孤独的,前途充满不确定性。他们在电影节相聚,找到搭档、找到知己,最重要的是获得精神层面的认同,再一次确认了自己对电影的热爱。而电影节也因为这些年轻人的热爱与梦想,迸发出蓬勃的生命力。”张驰说。

“初人这个行业的人,往往是非常孤独的,前途充满不确定性。他们在电影节相聚,找到搭档、找到知己,最重要的是获得精神层面的认同,再一次确认了自己对电影的热爱。而电影节也因为这些年轻人的热爱与梦想,迸发出蓬勃的生命力。”张驰说。

人文茶座

年轻人是中国电影的未来

张艺谋

2025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站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回望中国电影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传统到数字的发展历程,每一个阶段都凝聚着电影人的心血与智慧,都深深烙印着时代的精神轨迹。

我个人的电影创作之路,也是跟着时代发展同步开始的,1978年,我幸运地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学习,从此就算入了行。从最初的摄影助理到后来的导演,从早期充满探索精神的文艺片,到后来尝试的各种院线类型片,我的创作历程始终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紧密相连。回顾自己的人生和创作,总结一些作品成功的经验,我深深感到:真正具有生命力的艺术创作,必须植根于现实土壤,必须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

在创作实践中,关照现实是电影工作者的重要使命。首先在题材选择上,就要坚持从社会现实中汲取灵感。比如《第二十条》,我就尝试将喜剧幽默引入严肃的法治题材,寓教于乐,让观众在笑声中悟到公平正义的重要性,让法律条文散发人性温度。这样的创作尝试让我进一步认识到,要善于发现时代进程中的点点滴滴,既要有个性的艺术表达,又要有贴近普通人的视角,展现大时代下的个人命运,讲好百姓故事,观众才爱看。

在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不断加速的背景下,我始终觉得要积极探索院线商业电影和艺术片的有机结合。尤其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导演,更要有意识地去尝试这两者的结合,锻炼自己的综合能力。

任何一个国家,谈到电影产业都离不开院线电影的繁荣和发展。我就是以这样的认知,去探索和尝试自己的创作。如当年的《英雄》便是例子。近年来,我又通过《悬崖之

上》《狙击手》《满江红》等作品,尝试了悬疑、战争、喜剧等多种类型,在类型框架内注入人文关怀,传递正能量,探索电影叙事新方式。这些实践让我有了很多感受,也锻炼了自己的综合能力。

回望历程,一代代电影工作者铸就辉煌。从郑正秋、张石川到夏衍、蔡楚生,再到第五代及新生代,再到一代一代更年轻的创作者,中国电影的精神血脉在传承中绵长延续。面对新的历史方位,作为亲历者,我深感责任重大,电影工作者需要既坚守个人的艺术理想,又承担社会的文化传承使命。

我是28岁上大学,32岁才毕业,因为起步晚,更感到青春和时光的宝贵,所以个人的经历让我在几十年的创作过程中,一直特别重视培养年轻人。在各个层面,我们团队都可以说是年轻人最多的创作团队之一。无论是电影、各类舞台艺术、大型室外表演,还是国家级的重大演出活动,我都选择和招募很多年轻人,在创作的同时对年轻人“传帮带”。我还曾经在湖南大学带过几年“大型演出活动”的博士生。现在中国大型演出活动的中坚力量和大批年轻创作者,很多出自我们“双奥”团队。第十五届全运会的开幕仪式上,就有许多跟我干过的年轻人。

我除了积极支持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主办的“青葱计划”等青年导演扶持项目,自己也担任一些新导演开刃作的监制从而支持他们的创作。

我始终认为,中国电影的未来,不靠我们这些所谓的“大导演老导演”们,而是要靠无数的年轻导演、年轻演员、年轻的“编导摄美录服化道”们。他们拍出更多更好的电影,我们的电影事业才会兴旺发达。少年强则中国强,唯有年轻人才是中国电影的未来。

乡见

老杭嫁女记

本报记者 贾丰丰

老杭家女儿出嫁的事,最近提上了日程。

老杭家住陕西延安吴起县五岔城桐寨村,就这一个闺女,全家人当宝贝疙瘩疼。为此,他早在一个多月前就开始筹划:请哪些亲朋好友?婚宴在家办还是去酒店?一桌按多少钱的标准?事无巨细,老杭甚至用笔拉了个清单,可最后一算账,又犯起了难:“整个流程得花七八万块,对咱庄稼人来说,负担属实重了点。”

“既不能太寒酸,失了体面,又不能铺张浪费,把喜事办成全家人的负担。”老杭很纠结,“谁不爱体面,可亲家要是觉得咱小气,那脸往哪搁?村里人背后指不定咋说咱老杭家抠门,连闺女的终身大事都舍不得花钱!”早烟抽了一袋又一袋,炕沿前转了一圈又一圈……老杭找来了桐寨村党支部书记、红白理事会长庄瑞商量。

“老杭啊!你看先前,咱村谁家办事要是车队短了,席面差了,脊梁骨真能叫人戳疼。于是车队一个比一个长,宴席一桌比一桌硬,可平心而论,你说这是不是打肿脸充胖子,热闹一时,可背后的债,压得多少人直不起腰!”庄瑞说得实在,“咱庄稼人不就图个心里舒坦、日子红火吗?节俭咋就成了没面子?”

看着老杭眉尖的疙瘩解开了些,庄瑞接着说:“可现在不一样了!县里先给党员干部画了‘红线’:婚车不超10辆,婚宴不超20桌,每桌标准卡在800块以内,谁也不能越界。到咱桐寨村,村委把规矩定得更细:礼金随礼不超200块,这些都在《村规民约》里,就贴在村口的公示栏上,红底黑字,明明白白。”

一番话,有情有理,有据可依,老杭有了底气。

喜庆的唢呐从窑洞传出,老杭家的闺女终于出阁了!选了个大吉大利的日子,婚宴简单又不失隆重:剪纸、红枣、花生,处处洋溢着祝福;羊肉臊子、荞麦馅饅头、糜子酒,样样是陕北特色;20桌喜宴,一桌不超过800块,总共算下来不到两万块,剩下的钱全给闺女置办了嫁妆,冰箱、电脑、洗衣机,实用的家具家电,撑起稳稳当当的新家。

暖阳下,村里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成了老杭最爱去的地方:“道德讲堂”上,老支书用一口地道的陕北话讲政策:“以前办事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现在咱讲究‘礼轻情意重’,省下的钱给娃买书本,给老人添件衣裳,不比啥都强?”“红色宣讲”时,志愿者讲着吴起镇战役的故事:“当年红军打仗,一碗小米粥都分着喝,咱现在日子好了,更不能忘了节俭的老传统!”

这些年,吴起县建起了一张“文明网”:1个县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10个乡镇(街道)实践所,100个村(社区)实践站,连20个基础好的川道村都打造成了“样板站”,县、镇、村三级阵地,实现了100%全覆盖。“一到傍晚,乡亲们穿着红绸衫扭秧歌,小伙子们凑在一起打篮球,孩子们在村前广场上玩耍,远处传来几声信天游的调子,邻里之间你帮我看娃,我帮你收庄稼,互帮互助成了常态,那股子淳朴的乡里乡气,又回来了。”庄瑞感慨:文明乡风就像陕北的糜子地,把种子撒到了每个角落。

卸下人情负担,留下淳朴乡情。“不图排场图长远,不比阔气比和气。”乡亲们纷纷为老杭家女儿的出阁宴点赞,“好村风好民风,也是好嫁妆的一部分!”老杭眼角的皱纹里满是笑意,“将来憨娃(小儿子)的婚礼,也这样操办!”

喜庆的唢呐从窑洞传出,老杭家的闺女终于出阁了!选了个大吉大利的日子,婚宴简单又不失隆重:剪纸、红枣、花生,处处洋溢着祝福;羊肉臊子、荞麦馅饅头、糜子酒,样样是陕北特色;20桌喜宴,一桌不超过800块,总共算下来不到两万块,剩下的钱全给闺女置办了嫁妆,冰箱、电脑、洗衣机,实用的家具家电,撑起稳稳当当的新家。